

红甘蔗

○ 姜晓燕

霜雪晚,正佳时。

元旦,恰逢堂哥的女儿小丽出嫁,我们都赶去帮忙。我和姑娘被分配到的任务是准备红甘蔗。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,结婚那天,要有红甘蔗、红鸡蛋、红苹果来招待嘉宾,以示吉祥美好。

红甘蔗,是将甘蔗切成长约二十厘米的小截,切开的两端染成红色就成了。

“姑娘,我们做红甘蔗的甘蔗,哪里去取?”我问。

“甘蔗窖。”说完,她去门后面拿了一把锄头,扛上肩。我则跟在她身后。

甘蔗窖在堂哥家的自留地里,是个规整的小土坡。姑娘站在窖头上,抡起锄头,一下锄,就翻开了甘蔗窖土层下的甘蔗叶。这些厚厚的甘蔗叶具有保暖作用,里面的紫皮甘蔗在11月藏在窖里之后,至今都如新鲜的一般。

“燕子,挖那把大一点的甘蔗出来。”她对我说。我撸起袖子,下手到窖里,摸出姑娘指定的那把甘蔗。

甘蔗根根壮硕,紫皮上带着白霜,一看就是优品。姑娘看了看,说:“一把10根,上午我们先挖2把吧!下午,再来挖。”

甘蔗用草绳绑着头尾。姑娘把锄头架在甘蔗上,她提着甘蔗头上的草绳,我提着尾上的草绳,往堂哥家走去。

半路,我问姑娘:“你结婚的时候,也用红甘蔗吗?”

“用呀。你结婚,不是也用的吗?”她说道。

“我那时候只记得结婚很忙,没注意有没有红甘蔗。只看到喜盘上都蒙着红丝绵,好像所有的什锦佳果都遮着红盖头,它们也在举办着小型的婚

礼。”说完,自己都忍不住笑了。

“你爸爸在你结婚的那一年,就种了七分地的甘蔗。你堂哥也一样。甘蔗,够吃到你办回门酒的那一天。”姑娘提高了声音,笑声撒了过来。

堂哥家的院子里,有一口水井。此时,洗菜的、洗碗的都集中在那儿。我把草绳解开,姑娘用快刀斩下甘蔗的梢头、根部,留下中间部分。我则一根根地把甘蔗洗干净。冬日的井水暖暖的,丝毫没有丁点的寒意。粘了井水的甘蔗,露出亮堂堂的紫意。

姑娘带着我把洗好的甘蔗用毛巾擦干,倚靠在墙上。我们去里屋里取出祭祖用的喜盆。喜盆是木头做的,漆着深红的油漆,底面上绘着精致的五只蝙蝠。

“燕子,我来切甘蔗,你来染色。”她把一张小凳子给我坐。

我知道这是姑娘心里早已定好的,她切甘蔗是把好手,总能把甘蔗切得匀称、好看。她的目光就是尺子。刀一落,正好在甘蔗的结处,留下的是最甜的部分。我把色粉泡开,将甘蔗的两端染上红色,端端正正地码放在喜盘里,像一座小山。

“燕子,想不想吃甘蔗?”姑娘轻声对我说。

“是有点想。”我如实地说。

她用刀“刷刷刷”削下甘蔗的紫色外皮,露出乳玉般的甘蔗肉,递给我。我咬了一口,嚼了嚼,溢在嘴里的甘蔗汁凉凉的,甜甜的,流淌到心间。

我不禁联想到在婚礼上,来宾们一起吃着甜甜的甘蔗,分享着甜蜜,人世间的幸福就如此简单地长存下来了。

“有甘蔗啊,也给我来半根!”一串清脆的嗓音由远而近。是小丽。她头

上盘着新娘发,斜插着一朵百合花。可见刚化妆回来。姑娘一见到她,就说:“新娘子,化了一上午的妆,饿了吧?今天午饭要吃得晚些,我来削根甘蔗给你吃。你等等啊!”小丽点点头。我撤开底下的小凳子,给她坐。

趁着姑娘削甘蔗的间隙,我把自己吃剩下的一截甘蔗给了小丽:“很甜的。”她拿过甘蔗,吃了起来:“我爸爸收甘蔗的时候,我回来过一趟。那时他说,我结婚要用的甘蔗,他都准备好了,让我放心。”她慢慢地嚼着,甘蔗渣一直在她嘴里回旋。

我对她说:“你爸爸只有你一个宝贝女儿,当然要用最隆重的仪式,把你嫁出去啦……”

还没等我说完,姑娘就问小丽:“你爸爸,身体怎么样了?”

我一听到,心里咯噔了一下:没听说堂哥生病呀?

“他身体好多了。前天,腰疼得都直不起来了。他是为了我的婚事,忙到体力透支。我让他在楼上休息。”小丽的眼里闪烁着泪光。

“我再削根甘蔗,你等会儿带到楼上,去给你爸爸吃。他从小就爱吃甘蔗,自家不种,就来我家地里‘偷’,被我抓到过好几次呢!”姑娘边削边笑着说。

“这几天,在家里住。早上打开窗,闻到外面涌进来的凛冽的新鲜空气,是冰凉清甜的,还能听到鸡啼的声音。现在吃到自家的甘蔗,我相信:最好的东西,一定就在后头。”小丽又嚼了嚼嘴里的甘蔗渣。

“说得对。红甘蔗,会制造生活最甜的蜜。”我边说边在心里提醒自己,等会儿红甘蔗堆顶上别忘了放一个“红双喜”字,再蒙一层红丝绵。

一饺包团圆

○ 罗 高

无论是重大节日的欢聚还是日常三餐的饮食,饺子都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。

“舒服不过倒着,好吃不过饺子。”“大寒小寒,吃饺子过年。”“吃了饺子汤,胜似开药方。”……每每想起这些有关饺子的俗语,便使人馋涎欲滴。

饺子起源于东汉。相传张仲景辞官回乡途中,目睹乡亲们伤寒受冻、饥寒交迫的情境,便架锅熬制配以药材的羊肉,用面皮包裹,来抵御风寒。他的“祛寒娇耳汤”形似人耳,名曰“娇耳”。古时还有“牢丸”“扁食”“饺饵”“粉角”等名称。“一夜连双岁,五更分二年”,新旧年交替之际,辞旧迎新,取“更岁交子”之意,亲人团聚,祈福新梦,图个大吉大利。

冬至,年幼的我总会跟着祖母一起包饺子。祖母告诉我,饺子皮多用冷水和面粉,和好放饦个把小时,再揉搓成大约3厘米的圆长条,用刀切成若干个面剂子,用擀面杖擀成中间略

厚周边较薄的饺子皮,包裹调配好的馅料,捏成各种形态。水开下饺子,素饺子煮至浮上来即可,肉饺子还需再添冷水,反复三次才可出锅食用。

在祖母的指导下,我们小孩子也参与包饺子。目的不是包各式各样的饺子,而是极具个人风格的饺子里有我们偷偷放进去的面值不等的硬币,如若能吃到包有硬币的饺子,也将预示着来年福气满满、好运不断。

祖母笑呵呵地给我擦去脸上的面粉,说我包的饺子是“四不像”。

饺子熟了,小孩子迫不及待地端着碗,任凭滚烫的饺子在口中跳舞,也不削弱想要“中奖”的热情。于是,厨房里便有我们争先恐后的声音和惊喜连连的尖叫:我吃到了芹菜饺子——“勤财不断”,我吃到了韭菜饺子——“久财连连”,我吃到了白菜饺子——“百财大发”,我吃到了牛肉饺子——“牛气冲天”……

祖母不辞辛苦,除了煮饺,她还会

给我们做蒸饺、煎饺。金黄香脆的外衣里包裹着香嫩酥软的馅料,色泽光鲜,蘸料提味。胡秉言《饺子》里毫不吝啬溢美之词:“素衣台案前,巧手赛天工。雪花纷飞舞,皎月平空现。清水飘芙蓉,元宝落玉盘。饕餮世间味,最是此物鲜。”咬一口唇齿留香,难怪在陆游眼里,饺子应该抢着吃才过瘾:“春前腊后物华催,时伴儿曹把酒杯。蒸饼犹能十字裂,馄饨那得五般来。”

在这个特殊的夜晚,我们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快乐时光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除夕夜包饺子的传统已成为我们家最重要的仪式之一,它见证着爱和关怀的传承。

无论是岁月的流转,还是生活的起伏,无论是在何时何地,一饺包团圆,总能将我内心深处亲情的温馨与团结之力拉满。这份爱与团圆之情将永远温暖我们,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充满希望和勇气,迎接更美好的明天!



我的两个恩人

○ 陈少鹏

“一声啼哭,呱呱坠地”,人们常常用这些词来描述一个新生儿的诞生。而我却与众不同,出生时没有一声啼哭,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。父母曾多次说,我出生那会儿,不哭又不闹,真急坏了他们,是南湖头村妇女主任凤仙出手相助,我才发出了人生的第一声啼哭。凤仙阿姨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救命恩人。

事情还得从1951年说起。这一年,父亲从杭县简师毕业,分配在原留下区邱桥乡南湖头村一小。那年11月4日傍晚,妈妈肚子剧痛,预感孩子快要降生了,可附近没有卫生院,身边又没能帮上忙的人,着急啊!南湖头村妇女主任蔡凤仙得知后,叫上接生婆,一起往学校赶。

南湖头村小学说是小学,其实是一所庙宇,条件简陋。那时的凤仙还是个20出头的姑娘,她忙前忙后。晚上9时许,我顺利降生,不哭不闹的我急坏了大家。

凤仙主任立即叫上几个村民划着船,抱我赶往十多里外的留下卫生院。一个多小时后,经医生简单处理,我终于“哇”的一声哭了,医生说孩子早产,回家后需要营养。

悬着的心总算放下,可吃奶又成了大问题。妈妈因早产奶水少,医生说的需要营养成了一句空话。村里几个哺乳期妇女在凤仙的脑海里一一呈现:离校不远的阿顺大妈孩子出生不久,正值哺乳期,跟她商量商量,看看行不行。

很快,凤仙赶到阿顺大妈家,说明来意,阿顺大妈爽快地答应了,凤仙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那天晚上,我第一次美美地吃了一顿“饱餐”。

阿顺大妈知道我父母的难处,对凤仙说:“虽说我家离学校不远,可孩子抱来抱去多有不便,遇上雨雪天更麻烦,还是我去学校给孩子喂奶吧,这些困难对我们大人来讲不是难事。”

从那以后,阿顺大妈每天早晚两次来给我喂奶,晚上还得打着油灯、划着小船来学校。她是我遇上的又一位恩人。

一段时间下来,我渐渐长大,阿顺大妈明显感到奶水不够两个孩子吃。为了让我有奶吃,凤仙阿姨又四处打听,几经周折托人把我寄养在仓前毕家塘村一农户家。

一年后,父亲因工作调动要离开南湖头村,抱着我和妈妈向凤仙主任、阿顺大妈等人一一告别。

父亲说,离开南湖头村后,他始终没有忘记沈凤仙和阿顺大妈对我们的好,也曾联系她们,都因交通、通信等条件所限,未能心遂所愿,但我们一家人没有放弃寻找恩人。

1974年,母亲临终前把我叫到床前,说:“儿子啊,你出生时一位叫凤仙的妇女

干部和阿顺大妈救了你的命,她们是我们陈家的恩人,你一定要找到她们,当面向恩人说声‘谢谢’。”从那以后,我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。

1978年,我参加工作,在原三墩双桥广播站张金林的帮助下,在南湖头村找到了阿顺大妈。见到她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,阿顺大妈听说少鹏来了,激动得放下手中的针线活,望着我看了又看,喃喃地说:“27年了,都不认得了,当年你吃奶时像只小猫。”

我告诉阿顺大妈,爸妈离开南湖头村后,始终没有忘记她和凤仙阿姨。阿顺大妈说:“凤仙是个好人,为了你,她出了不少力。自从你们走后,我们很少碰面,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,我也想她。”

时间到了2012年,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和通信的发达,86岁高龄的父亲仍惦记着当年的事。按父亲嘱托,我又开始寻找蔡凤仙。根据当时的属地管理,我联系上了五常街道妇工委。

多日后喜讯传来,她们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寻找,当年在南湖头村任妇女主任的凤仙终于找到了。那时的村妇女主任是叫蔡凤仙,后改名为沈凤仙,之后又调任蒋村乡妇女主任、副乡长,现已退休,居住在三墩。

那一年的6月8日,我和父亲前往西湖区三墩镇凤仙阿姨家。一路上那种期待与恩人相见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,总觉得车子开得太慢。

上午9时,我们刚到小区,父亲就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。“是凤仙,是凤仙!”

“是的,我是凤仙,您是陈老师!”早早 在小区门口等候的凤仙阿姨也认出了父亲。

“凤仙啊,这是我儿子少鹏,是你救了他的命。”

“少鹏刚出生时很小,又不会哭,可把大家急坏了。”说着,凤仙阿姨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。虽已80岁高龄,可身子骨硬朗、谈笑风生,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事,不少细节还都记得。

面对恩人,我深深地向凤仙阿姨鞠了一躬。凤仙拉着我的手说:“要说谢,应该感谢阿顺大妈给你奶吃,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,其实我们南湖头村的人都会这样做的,当时如果没有村里人用船送你去医院,后果也难想象。”

阿顺大妈的大儿子殷志强得知我们找到了凤仙阿姨,也欣喜地赶来。面对南湖头村热情好客的乡亲,我们连声感谢。

这一声“谢谢”,虽然迟了61年,但毕竟还是来了,夙愿实现,我也终于可以告慰逝去的母亲。